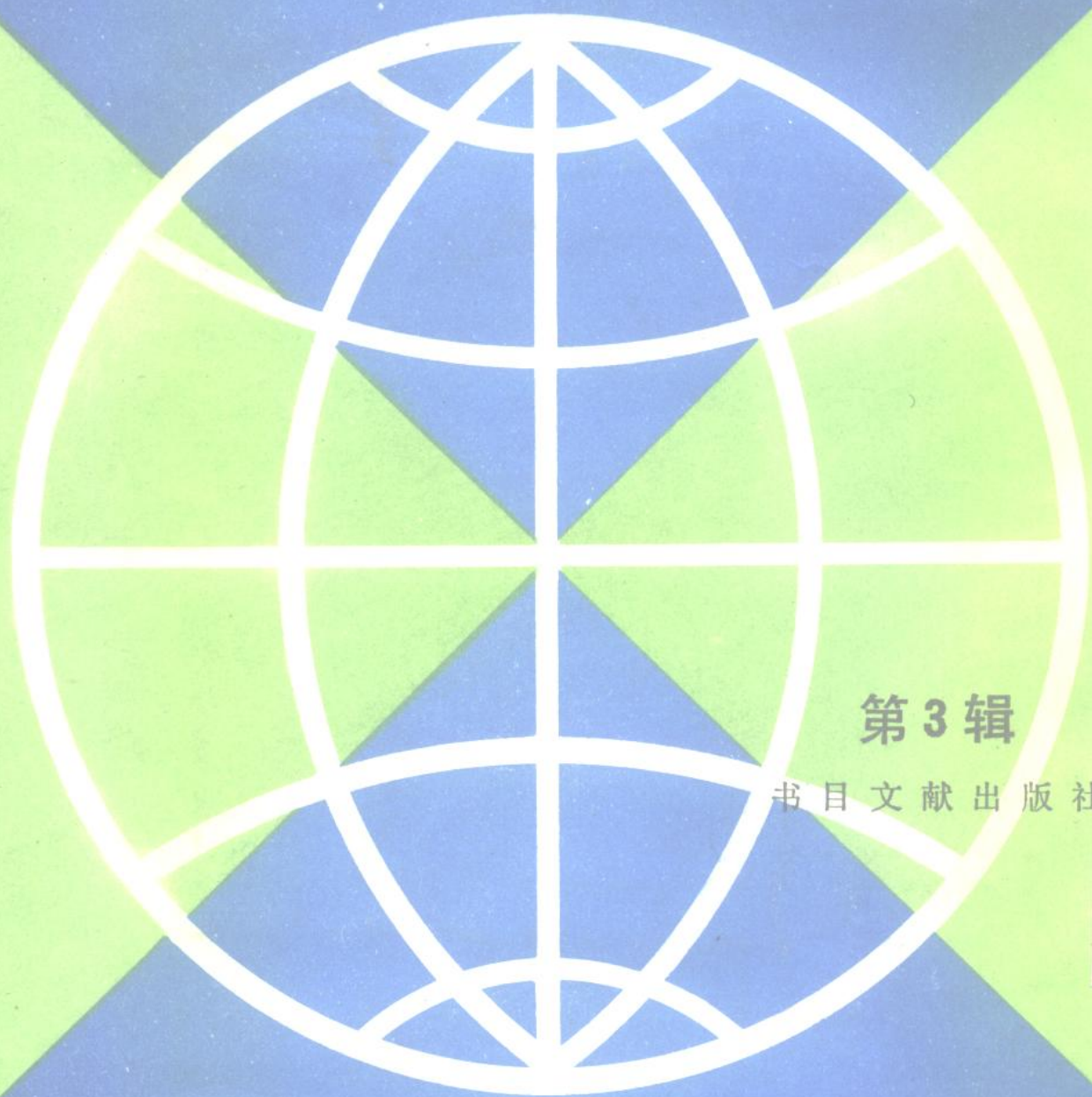


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

中外地理



第3辑

书目文献出版社

编 后 记

本辑全部选收有关外国地理的资料, 其中《从世界看世界》和《麦钦德爵士的“心脏地”理论》是台湾学者阐述外国地缘政治学理论的两篇文章, 在这个问题上, 他们和我们的看法不同, 观点各异。选收目的是向读者提供了解他们的看法的资料, 希阅读时注意。其余文章均为各国地理的具体材料, 学术性和知识性兼而有之, 如: 关于尼泊尔王国的一组六件资料, 对该国的史地概况、民情、风俗、宗教、生态、少数民族、登山活动等, 都分别作了专门的叙述, 内容丰富, 参考性强。还有《巴格达新貌》、《葡萄美酒流成河——贯穿西葡两国的大动脉》、《牙买加》、《珊塔的家乡: 多明尼加共和国如何面对未来, 寻求和平?》、《合恩角》等篇文章, 都是外国学者或旅行家撰写的文章, 内容具体而实际, 是外国地理研究工作者较好的参考材料。

中 外 地 理 (3)

——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选编
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中心剪辑

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文津街六号)
河北省南宫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售

787×1092毫米 1/16开本 7 印张 179 千字

1986年10月北京第1版 1986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2,000 册

统一书号: 12201·6 定价: 1.80 元

[内部发行]

出版说明

由于我国“四化”建设和祖国统一事业的发展,广大科学研究人员,文化、教育工作者以及党、政有关领导机关,需要更多地了解台湾省、港澳地区的现状和学术研究动态。为此,本中心编辑《台港及海外中文报刊资料专辑》,委托书目文献出版社出版。

本专辑所收的资料,系按专题选编,照原报刊版面影印。对原报刊文章的内容和词句,一般不作改动(如有改动,当予注明),仅于每期编有目次,俾读者开卷即可明了本期所收的文章,以资查阅;必要时附“编后记”,对有关问题作必要的说明。

选材以是否具有学术研究和资料情报价值为标准。对于某些出于反动政治宣传目的,蓄意捏造、歪曲或进行人身攻击性的文章,以及渲染淫秽行为的文艺作品,概不收录。但由于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不同,有些作者所持的立场、观点、见解不免与我们迥异,甚至对立,或者出现某些带有诬蔑性的词句等等,对此,我们不急于置评,相信读者会予注意,能够鉴别。至于一些文中所言一九四九年以后之“我国”、“中华民国”、“中央”之类的文字,一望可知是指台湾省、国民党中央而言,不再一一注明,敬希读者阅读时注意。

为了统一装订规格,本专辑一律采用32开本,竖排,以便按此形式处理,即封面倒装。

本专辑的编印,旨在为研究工作提供参考,限于内部发行。请各订阅单位和个人妥善保管,慎勿丢失。

北京图书馆文献信息服务中心

地球上的主要生态系.....	陈国成 刘学绚	1
从世界看世界.....	缪寄虎	—
麦钦德爵士的“心脏地”理论.....	黄朝恩	三
尼泊尔.....	黄玛丽译	6
尼泊尔式健行.....		10
不老的神明.....		12
支塔宛国家公园.....		14
孤寂的征服之旅.....	皮耶·贝根	16
印度和西藏之结合.....		19
巴格达新貌.....	陈淑卿译	21
乳房之岛——峇厘.....	远 光	—
新生的石油王国——汶莱.....	王鸿基	—
安曼之行.....	刘剑平	—
博茨瓦纳——“牛的角度”.....	陈桂棠	—
模里西斯.....	魏二郎	—
葡萄美酒流成河——贯穿西葡两国的大动脉.....	尚书令译	31
芬 兰.....	司农欣	—
冰岛——北欧的战略要地.....	怀静如	—
北极圈之忆.....	唐贵和	—
索罗门岛简述.....	朱阴松	—
纽西兰景色.....		41
加斯帕西——加拿大的摇篮.....	黄玛利译	46
牙买加.....	陈淑卿译	51
珊塔的家乡：多明尼加共和国如何面对未来，寻求和平？.....	曾薇林译	58
巴西南三洲风貌.....	徐蜀源	—
合恩角.....	陶 纬译	68
补 白		
世界最早禽龙化石可能源于美洲.....		二
人造卫星分析地理结构，可寻找水源对抗干灾.....		—
地球北极常移动.....		—
苏卫星新发现两大火山.....		—

從世界看世界

繆奇虎

德國地理學家哈澤爾 (Friedrich Katzell) 於一八九七年著政治地理 (Politische Geographic) 一書，首倡國家所占空間之重要性，而開地緣政治學之先河。英人麥金德 (H. Mackinder) 於一九〇四年發表其心臟地帶 (Heartland) 學說，認為歐亞大陸部份 (Eurasia) 構成世界之心臟。麥金德於一九一九年及一九四二年多次提出其心臟地帶學說，認為控制住心臟地帶之強權——昔日為德國，今日為蘇聯——威脅到海洋強權——昔日為英國，今日為美國——而海洋強權則控制了世界島 (World Island)，麥金德的世界島指歐亞非三大陸而言。

麥金德在一九一九年說過一段名言：「誰統治了東歐誰就控制了歐亞心臟地帶；誰統治了心臟地帶誰就控制了歐亞非世界島；誰統治了世界島誰就控制了整個世界。」 (Sir Halford Mackinder: 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 N. Y. 1919, p. 150)

可是到一九四三年麥氏放棄此一說法，不再認為心臟地帶強權可以控制世界島，而只是對海洋強權造成威脅。麥氏學說之演變，基於交通 (包括航空在內)、人口、工業等三個因素而來。不過麥氏學說已經深入各國戰略家之心目，正面反面均發生極大影響力。

一位有遠見之美國地緣政治學者馬漢 (Alfred T. Mahan) 在一九〇〇年著書曰「亞洲問題及其

對國際政治之影響」 (The Problem of Asia and its effect upon International Politics)，主張海洋強權若想稱霸世界，可在歐亞大陸周圍控制住一系列的防禦點 (une série de points d'appui)，包圍心臟地帶，即能維持其優勢地位。馬漢的主張正好與麥金德的理論相反，前者看重海權，而後者看重陸權。馬漢認為海洋強權用封鎖的方法可以控制陸地強權，此一觀點成為二次大戰後冷戰時期美國圍堵政策的核心思想。

地緣政治概念經由瑞典學者克澤倫 (Rudolf Kjellen) 而更系統化，尤其德國學者們對之研究發揮到極至，其中以浩斯霍費 (Karl Haushofer) 最為著名。德國地緣政治學的發展建立在三個大綱上：第一是空間 (Raum) 概念，此為哈澤爾所提出，認為一個強國必須占有足夠的空間。第二是麥金德所主張的心臟地帶概念。第三是南北大陸聯合 (La Combinaison Nord/Sud des Continents) 的概念，此為浩斯霍費所鼓吹者。

上述最後一個概念，正是替今日西歐 (主要是法國) 所推行的歐非政治 (la politique eurafricaine) 作「最好的說明」。一位美國學者史派克曼 (Nicholas Spykman) 受麥金德之啟發，而提出一項修正麥氏理論的「邊緣地帶主張」 (Rimland Doctrine)，他認為西歐、小亞細亞、阿拉伯、伊朗、阿富汗、印度、東南亞、中國、朝鮮等均為歐亞心臟地帶的邊緣，尤其中國與印度工業化之後

就可威脅到歐亞心臟地帶。他說：「誰控制住了邊緣地帶誰就統治了歐亞心臟地帶；誰控制了歐亞心臟地帶誰就控制了世界的命運。」 (N. J. Spykman: The Geography of the Peace, N. Y. 1944, pp. 11-43.)

綜合地緣政治各種學說，再參看二次大戰後國家新發展，可以把目前國際情勢依全球地緣政治關係作一素描，以北極圈為中心，畫上不同距離之曲線環圈：

一、蘇俄及東歐共黨集團屬於大陸或心臟地區強權 (Puisance Continentale ou Heartland)。
二、西歐、中東、印度、中國及東南亞屬於海洋環圈或邊緣地帶 (Anneau maritime ou Rimland)。

三、美國加拿大屬於海洋強權 (Puisance maritime)。
四、中南美洲及非洲屬於落後及貧窮環圈 (Anneau de Sous-développement et de Pauvreté)。

五、值得注意的是以澳洲紐西蘭為主體而連接南非聯邦之「發展中的南方環圈」(anneau austral développé) 正在嶄露頭角，此南方環圈是與美加海洋強權有連帶的關係。

這一幅地緣政治的素描，是兩位法國學者夏理昂 (G. Chailand) 與哈戈 (J. P. Rageau) 於一九八三年提出的 (見兩人合著 Atlas Stratégique,

Paris 1963, pp. 20, 25)。

不要以為由於核子武器之發展，地緣政治已失去作用。科技雖能在某些程度上克服或改變一些自然的因素，但無法完全排除自然因素，在地理條件方面尤其格外顯著。蘇聯為何抓緊古巴與越南？為何勾結印度？為何侵略阿富汗？英國為何不惜萬里征戰福克蘭島？美國為何出兵格魯那島？法國為何不肯放棄查德？……所有這些問題，只能從地緣政治觀點才可以獲得回答。同時也必須從地緣政治觀點來瞭解美國拉攏中共的理由，因為此舉正符合史派克曼理論，以美國為首的海洋強權，加上以中共為主力的海洋環圈邊緣地帶，始克阻止蘇聯大陸心臟地區強權的侵略擴張。對美國來說，「明知不是

伴、事急且聯合」，猶如當年美國之聯俄抗德一樣情況。

雖然美俄雙方的太空競賽已經面臨「太空戰」的邊緣，但是即使一旦爆發太空戰爭，那也只是第一擊與第一反擊的短暫行動，兩敗俱傷之後，決定勝負的最後因素仍在地面上，仍然要受地理條件的支配。

我堅決主張取消西安之名恢復長安舊稱，以長安為中心，西北控蘭州，西南無成都。長安、蘭州、成都正好在一等邊三角形上，聲氣相通，指揮如意。應以蘭州作為經營新疆的後勤基地，以成都作為經營西藏的後勤基地，加速開發新疆兩個地區而鞏固邊防。

(原載：中華雜誌(台)一九八五年 二三卷二五八期 四〇——四一頁)

(本報專訊)據美國(紐約時報)報導，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的科學家在美國科羅拉多州大杰克附近發現世界上最早的禽龍化石。這表明，禽龍生活的地區遠遠超出歐亞大陸，它很可能起源於美洲。由於在恐龍時代世界幾大洲還沒有完全分離開。因此，當時許多種動物在世界各地漫遊。科學家們已經在幾大洲找到這些動物的化石。有三噸重的食草的巨大爬行動物禽龍的遺骸第一次是於十九世紀初在歐洲發現的，而在北美洲迄今從未發現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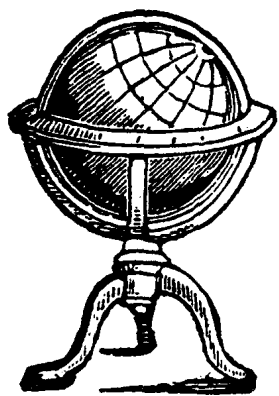
科羅拉多最近發現 世界最早禽龍化石 相信可能源於美洲

美國科學家特別提到，由於在西科羅拉多發現的禽龍化石是迄今在世界上發現的最早的禽龍化石，因此這種恐龍很可能最初生活在美洲，然後遷徙到其它地方成為七大洲上的一種主要的巨大陸地食草動物。也就是說，它可能是生活在世界各地的原始的禽龍。科學家認為，適合保存禽龍遺骸的沉積物只在美國的科羅拉多。

若照美國當年開發西部的歷史來比較觀察，我們的新疆西藏簡直等於還是原始狀態。現在四川省人口早已超過一億，亟應逐漸向西移民。建設西藏同四川省打成一片，不要有邊疆與內地之分，將來只有靠西藏才能保住新疆，能保住新疆才能收回外蒙，進而恢復鮮卑地方。中國的固有領土重新完整，中國的國防安全才有保障。

(七十三年十二月十八日)

(原載：星島日報(港)一九八五年五月三〇日第四版)



麥欽德爵士的 「心臟地」理論

中文大學地理系 黃朝恩

一 前言

疆土冰封在嚴酷環境中的蘇聯，歷史上一直以北極熊的形象峙立在地球之巔，自從彼得大帝崛起以後，牠便投下一抹濃暗的陰影，散落在隣邦之間。第二次世界大戰，更給予這頭北極熊坐大的機會，從此野心擴張不已，使那熊影，不但掩蓋隣國，也遠降至普天之下。觀其遠程目標，隱約地顯露出獨霸全球的雄心壯志。蘇聯此一施展霸權的應力，表現在國際現勢的實例甚多，茲列舉若干加以說明：（一）藉第二次世界大戰之便將接壤的東歐諸國、蒙古、北韓、北越等地以武力赤化為附庸國；（二）繼以各種顛覆策畧將魔掌侵入古巴、安哥拉、南越、柬埔寨、寮國、阿富汗、危地馬拉、洪都拉斯等地；（三）近年來軍事觸角更伸進了印度洋；（四）中東、東南亞、薩伊、索馬利蘭、西南非及拉丁美洲多處勢力緩衝區長久以來出現強大的張力；（五）美國爲了保持均勢，終於與中共解凍建交；（六）日本亦與中共共同簽署反霸條款。

這連串的回響，不期然會使我們又再想起英國麥欽德爵士（Sir H. J. Mackinder, 1861—1947）有關心臟地的預言。鑑古知今，謹盼自由世界能緊記麥氏之警世箴言，團結自強，方能防患於未然。也希望麥氏不欲看到的結局同樣不會成爲事實。麥氏對世界和平秩序之重建，曾有過光明正大的主張，而該主張並非空泛議論，實有其理論依據。今日重睹國際局勢之混亂，益覺全球如欲維持繼續繁榮進步之遠景，亦應有同樣光明正大的共識。故重新認識檢討麥氏學說有其必要，因而撰寫本文，以饗讀者。

本文先就麥氏三篇代表性論著分析其思想，再探究其思想之源由及其影響，最後並作一總評。

二、《歷史上的地理樞紐》

麥氏這篇名噪一時的論文發表於一九〇四年的英國皇家地理學年會。就字數而論，該論文連插圖在內，還不到一萬言，可是它對古今地理與政治間的關係，却有精闢獨到的分析，一改全球各地政治家、軍事家、經濟學家、地理學家和歷史學家的思想，更奠定了地緣政治學（Geopolitics）的研究基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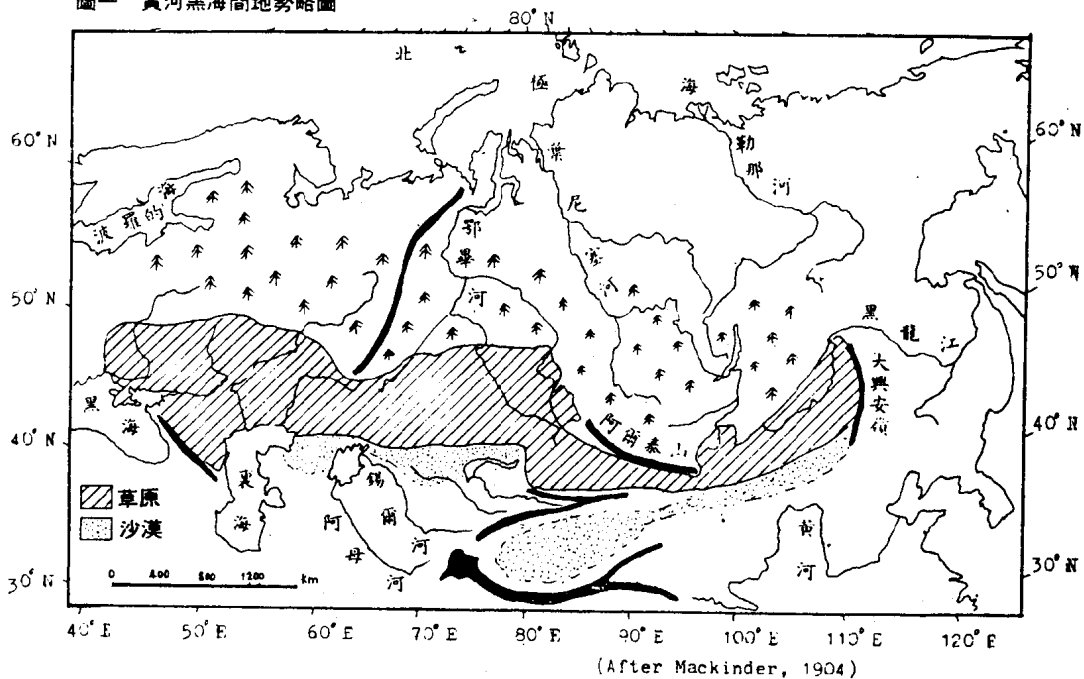
麥欽德根據他多年的觀察和思索，首先在論文中提出他的閉鎖空間理論，他認爲四百年來的「哥倫布時代」，亦即地理探險與擴張時代，已隨二十世紀的來臨而結束，世界地圖的面目業已定形，再不可能有重大的修改，而全世界

的拓殖區亦已消失，隨之而來的，是陸空無限的機動性。麥氏認為：海權支配世界的時代已逐漸成為過去，而陸權的世紀經已到臨。這種看法在當日維多利亞全盛時期充滿着革命性，而麥氏更憑此找到了一個新公式，來解釋世界史上地理布局如何支配許多的歷史事件。

照麥氏的見解，新世紀的自然重心仍是廣大無垠的歐亞大陸；這一大片土地，麥氏在一九一九年稱之為「世界島」，麥氏從地理觀點看出地球上的水陸面積成九與三的比例，而「世界島」（包括非洲）又佔全球陸地三分之二。另一方面，全球八分之七的人口，都聚居於這個「世界島」上，由此不難發現世界的戰畧意義。他認為歐亞非三洲之分而為三，全屬人爲，實際爲一整塊大陸，歷史上如羅馬帝國、拜占庭帝國和鄂圖曼帝國，皆跨有三洲之地，可見地中海的作用在於聯合而非分離。

接着，麥氏推論控制「世界島」之鑰，係一處所謂「歷史上的地理樞紐」的地區，這一區域西起窩瓦河流域，東迄西伯利亞東部，南界喜馬拉雅山，北止於冰封的北極海；北方有鄂畢、葉尼塞、勒那三河向北流注，南方有錫爾、阿姆兩河匯入鹹海，除低類的烏拉山南北延伸外，全境大部分爲單調的平原，惟其範圍亦包括西南方面伊朗高原和東南方面蒙古高原的一部分。這從東到西約一萬公里的地帶，正是海權所控制不到的遙遠地區（圖一）。不過，麥氏後來在一九一九年及一九四三年對上述「地理樞紐」的

圖一 黃河黑海間地勢略圖



範圍稍加修改，一如圖二所示。同時「地理樞紐」一詞也參考費格利夫（J. Fairgrieve）一九一五年所創的名詞，改名爲「心臟地帶」（Heartland）。除地形外，心臟地帶在氣候上也有它的特色，全區普遍寒暑劇變，雨量稀少，爲世界上最乾燥的地區之一，故內流區域廣布，不過環列在外方却有八大內海，包括北極海、波羅的海、地中海、黑海、裏海、紅海、波斯灣及我國之渤海，各者均爲近代海權與陸權爭衡之所在，亦應爲兩次世界大戰爆發之地理因素。麥氏稱此外圍地區爲「內弓形地」（Inner or marginal crescent），在地圖中呈一弧形的海岸地帶，代表海權的力量；這海岸地帶的河流均屬外流河，散布於此的地區包括歐洲大陸、印度、東南亞和我國大部分，好比從世界島向外伸展的半島，英國和日本則如半島外的離島。再往外，美洲、澳洲和非洲南部構成了「外弓形地」（Outer or insular crescent）。麥氏更認爲由阿拉伯陸橋連接「世界島」心臟地帶中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區，係次要的南心臟地帶。

依據麥氏的分析，歐洲及世界其他地區，長久以來即處於這個心臟地帶的壓力之下，換言之，世界歷史之演變，其最大之動力，多源起於此。他列舉出馬其頓的亞歷山大、匈奴的阿提拉、蒙古的拔都……等衆多的史實加以證明，並作了大膽的假設：既然古代的游牧民族光憑着駱駝和馬隊，就能夠席捲內弓形地，則一個現代化的強國，靠着機動性甚大的火車，當然更可以輕易達到這

個目的。麥氏繼續認為：「歐洲的文明，實際上就是抵抗來自心臟地帶的侵略的結果。……舊大陸的所有開發的邊境，遲早將會感到來自大草原的機動擴張力量的壓力。」

由此可見，麥氏為最先看到這大片現為蘇俄所佔有的心臟地，在世界事務上的重要性已日益增加，同時其經濟與軍事力量也不斷地成長，它具備了龐大的空間（包括主動空間和被動空間兩者），也有雄厚的資源潛力，而且正在大事鼓勵人口生殖。日後即使這個樞紐位置由俄羅斯以外的民族（如德國或日本）所佔有，其地緣政治上的意義依然不變，照樣可以成為西方民主的一大威脅。以其位置適中，可向內弓形地的芬蘭、瑞典、波蘭、黑海諸國、伊拉克、伊朗、印度、中南半島等地區施以壓力，只要能成功達成此點，「世界帝國即可在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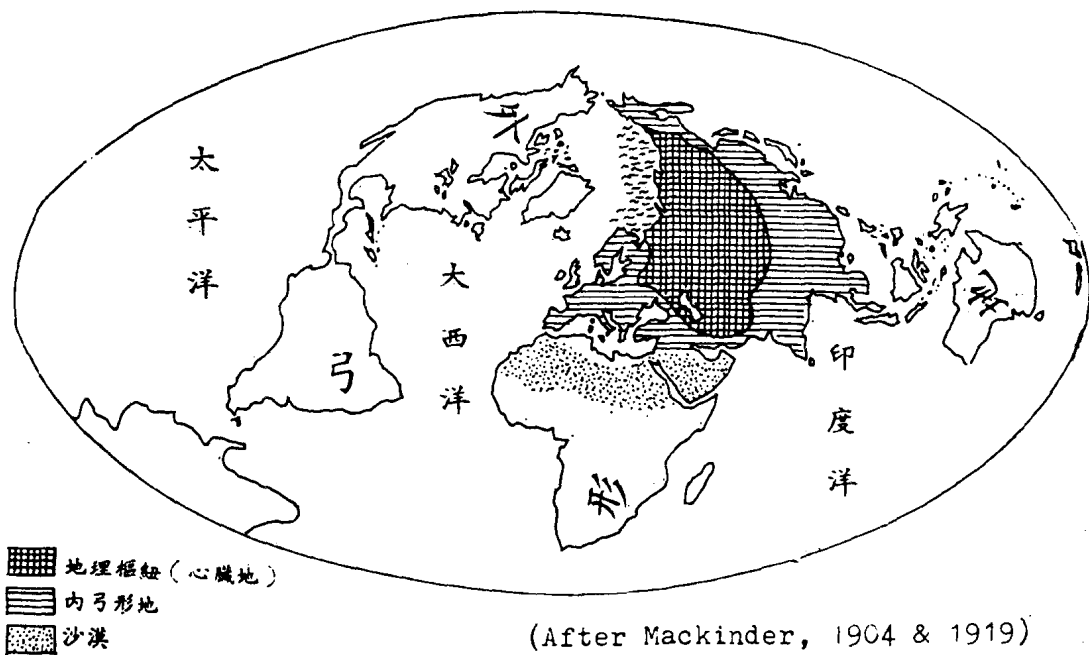
麥氏特別害怕德、俄的聯合結盟，他曾提及，德國在海權陸權兩大勢力約束下，雖如同金箍咒所控制的孫悟空，但一旦有機會掌握了具有樞紐意義的心臟地，即可產生世界帝國。麥氏從未放棄他這種憂慮；四十年後，麥氏依然擔心德國控制了蘇俄以後的力量。這種想法成為他主張在波羅的海至黑海間建立一道緩衝國家壁壘的伏筆。

三、《民主的理想和現實》

支配世界局勢和國際紛爭有其永存的戰畧因素，本書即為麥欽德爵士針對此等因素而撰寫完成的鉅著，包羅了精闢而詳盡的分析。首版在一九一九年發表，意欲警告參加巴黎和會的政治家們，並提醒世人：德人雖然戰敗，仍有捲土重來的可能。可惜此事大大為西方國家所忽視，直至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方為世人所注意。麥氏早也期待到這種結果，所以他在書中提到：「民主陣營一直拒絕作戰畧上的考慮，直到了情勢逼近眉梢，才不得不如此做。」可是，民主的敵人却十分樂於將這位大師的觀點借用過去，變為侵略的口實。像德國的豪斯荷佛（K. Haushofer）、日本的軍閥和蘇俄史大林的幕僚等，都曾粹取過麥氏此書中的觀念，作戰畧上的安排。

麥氏撰寫此書時，仍是海權論氣盛高張之時，而他却單獨將亞歐陸塊的統一性和潛力，灌注入西方人的腦海中。因麥氏從他的地理觀中，看出此一陸塊的獨特性，有着最觸目的自然背景（見前文）。而本書除前言和結語外，另分一、社會的發動力量、二、海權論的看法、三、陸權論的看法、四、帝國的抗

圖二 麥欽德的世界觀



(After Mackinder, 1904 & 1919)

衡、五、國家的解放、六、人類的解放等六章，各章皆針對全球戰事和局勢加以討論，並以歷史上的實例印證，從而檢討世界島與心臟地的重要性，提供具體對策，讓愛好民主自由的國家知道如何才能免於為強權所侵吞。對於世界島、心臟地、內外弓形地等的地緣意義，麥氏認為他在一九〇四年的想法仍然生效，他強調說：如果世界島真的被一個強大力量所控制，則儘管倖存的民主國家會「奮力抗戰，結果仍然是有如螳臂擋車，不堪設想。」因此他將其中的原則歸納成一個公式，以三句名言提醒世人：

「統治東歐者，可號令心臟地；

統治心臟地者，可號令世界島；

統治世界島者，可號令全世界。」

因而奠定了地緣政治學中陸權論的基礎。談及心臟地的範圍，麥氏在本書中作小幅的修飾，他認為：「心臟地在戰事上而言，應包括波羅的海、可供河航的多瑙河中下游、黑海、小亞細亞、阿美尼亞、波斯、西藏和蒙古。」換言之，它包括了所有可以否定海權論的地區。自一九〇四年以來，此區的鐵路網不斷向內陸擴展，面貌已迅速改變。加以飛機這種新發明的交通工具不斷飛臨本區上空，更加速這一發展。不過麥氏把飛機當作陸權的輔導力量，因為龐大的空軍力量仍需以陸地作為基地。

此外，麥氏在本書更提到了全球的一些大地緣形態，他先察覺出世上最完整的區域應是整體來看的地球表面。在這獨一無二但又各地不同的地表，麥氏追溯出歷史上所記載的主要政治活動潮流，《民主的理想與現實》一書的主題就是基於這些政治活動潮流建立起來的，全書依據兩大地球緣上考慮撰寫而成：國家的生長和擴張。由這兩大考慮往外推行，麥氏綜合出兩大原理，一個史無前例的新情況和兩點結論。

兩大原理為：

1. 國家之不等量成長，大半是由於地球表面上資源潛力和戰事機會的空間差異所使然。

2. 社會的形成，必須基於人類是有習性的動物此一條件。將許多人眾多的習性交織起來，社會形成一種可和機器比擬的結構……現代人類克服自然的主要力量來自「社會具有關切性」的事實，用工程上的術語說：「社會有它的

推動力量」。

新情況則指：

1. 無論以地球上的自然、經濟、軍事或政治的現象或其間的相互關係來看，却會發現人類其實正處於一個閉鎖的統系中……在穹蒼之外，似乎不再有領土擴張的可能性。地球上每一個撼動，勢必帶來回響，其影響力及於地球上各個角落。

結論是：

1. 歷史上出現的大戰爭……是國家不等量成長的直接或間接結果。

2. 陸地和海洋提供了空間上的資源能力差異及自然趨勢，而其歸類將引導至帝國的成長，甚至最後有形成一個單一的世界帝國之可能。

書中，麥氏還附帶提起他的一些遠見，例如，他曾預測國際聯盟將會瓦解，也揚言小國家區域組織的需要，並提醒世人戰敗的德國在混亂中將助長了極權的發展。

上述諸點，成為本書的中心思想，亦係闡明地緣政治理論的嚆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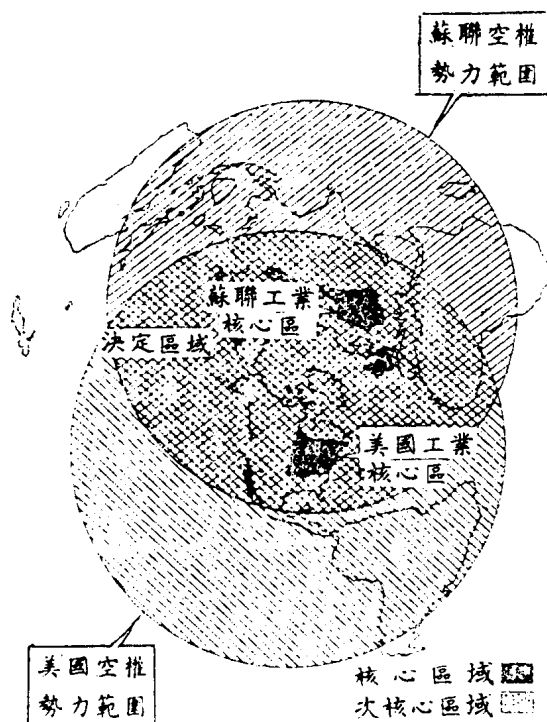
四、《球面世界與爭取和平》

本文為麥氏發表在外交雜誌上另一篇有關地緣政治觀點的論著。文章裏，麥氏提到心臟地的觀念「比二十或四十年前更覺有效而且有用。」然而，對於心臟地，他的基本看法雖未改變，而範圍却飽受修改。此時的心臟地，仍然絕大部分在蘇俄的掌握下，但是其中有一塊廣大的地面——東起葉尼塞河而以勒那河為中軸的地帶——已從原來的心臟地分了出來，麥氏稱之為「勒那地」，此區面積近四百萬方哩，而人口為六百萬，剩下的心臟地面積四百餘萬方哩，人口則急增至一億七千萬。

心臟地以勒那地的天然資源為後盾，前途比麥氏原先看到的具有更大威力。一九一九年所推想的似乎大都成了事實，麥氏甚至認為「除了少數物資外，心臟地已有能力生產其所需的一切，包括海權所依仗的艦隊」。他也看出心臟地西緣的開敞性，從而下一結論：「只要蘇俄能在大戰中戰勝德國，脫穎而出，必能躋身於全球最強大的陸權力量。心臟地仍是世界上無可匹敵的天然權力堡壘。尤堪注意者，在歷史上它首次獲致數量上與品格上均屬合格的一支軍隊之守衛。」其實，此一說法，已比一九〇四年「世界帝國」的預言來得保留。

此外，麥氏再度在本文中，將他原有的心臟地及全球關係的看法加以修正

圖三 美蘇二國空權勢力範圍圖



。固然，他的學說並未變更，但對人口稀少的勒那地，往昔所強調的却緩和下來。而且他更承認了「北極海岸已不像數年前的封閉性，商船護航隊，以強大的破冰船作為前導，並利用飛機在前面偵察浮冰中的水路，已經通航至鄂畢河與葉尼塞河，甚至勒那河。」不過「敵人如欲自圍繞北極區的廣漠無垠大冰源及苔原寒林地帶入侵，面臨蘇俄陸上基地之空軍防禦，殆無可能。」可見心臟地帶原是視為陸上的競技場，至今已變為具有人力、資源和交通網的權力堡壘！此外，對於外國的弓形地，特別是北美，文中有着顯著不同的看法，原來「北美與世界島的隔離」觀念，如今已漸變為以盎格羅美洲為第二中心的世界觀所替代。

但麥氏並未因此而使評論者語塞，他們仍認為心臟地的戰略地位不及人口稠密的世界島沿岸邊緣區，以致樞紐在後者而不在前者（如史匹克曼，詳見下文）。其實，麥氏曾清楚地說明了心臟地和緣地互為補充以及它們那永變價值特性。同時他在英倫所察覺到的大陸陸權擴張陰影一日深似一日，實不容大家所忽視。於是他在這篇論文裏推衍出一種對心臟地與周緣地區關係的補充說明（參考圖三），並且正視心臟地與盎格羅美洲之間的地理連繫。由麥開脫投

影他將視野移至天頂投影，則世界既為球面，球上任何地點均可作為中心，但就陸地分布形勢細加觀察，北極海仍然最適於作為世界的中心。然而這中心實為一大片荒漠。另從撒哈拉開始，向阿拉伯、伊朗、西藏、蒙古延伸，為另一荒漠，最後經由勒那地、阿拉斯加及加拿大北區等寒漠與北極海相通，並南伸至美西的盆地沙漠，這一連串的無人境，麥氏稱之為全球地理的頭等重要特徵。由此而建立一個新的歷史地理中心，一個包括心臟地和北大西洋盆地的地帶，同時意味着世界強權之間出現了一組嶄新的支點（fulcrum）：「以葉尼塞中心為起點畫一圓弧，經過地中海（指北大西洋）至密蘇里河谷中心，此弧綫將經過法國橋頭堡，英國成為全球大形態的馬爾他。」這個支點取代了舊日的樞紐，而心臟地與外國世界之間有了新的關係；由此可見，麥氏的地緣觀並非一成不變。

麥氏更進一步預見北美和英法俄等集團組合成一強大有力的部分，人口計有十億，與東方文化集團的十億人及技術文明支配下熱帶地區的十億人互相均衡。則「人類達成了一個均衡的全球，由於均衡，導致出互不干涉的自由境界，造成人類幸福和平的基礎」。姑毋論這種預言的準確性，至少麥氏思想上的無私及崇高的理想，却已經表露無遺。

五、麥欽德的思想背景

要明瞭麥欽德爵士在地緣政治上的理論根據，或分析其預言能力，必須先了解麥氏這種理論和預言是否有深厚的學術基礎，而這一點是許多批評麥氏思想的人所往往忽畧的。

事實上，麥氏並不是單靠靈感來完成他那些具有權威性的結論的。他常常用清晰、精闢和通盤性的理念開始，而用縝密有系統的思維獲致結論。更重要的，他有深厚的地理學基礎，對地緣政治的研究，他一直本着左圖右史的宗旨，更是可圈可點，所有地緣政治學先驅中，只有他才是正統的地理學者。他在一八八七年二十六歲時，就在英國皇家地理學會中發表過一篇《地理學的範疇與方法》，然而即使在那樣輕的年紀，他已經在學術思想上顯露出廣博的知識和組織的能力。

麥氏是個具有多種才能的人，他在一八六一年出生於蘭開夏，一八八〇至一八八三年就讀於牛津大學，本來主修自然科學，並曾修習歷史學、地形學、戰畧學與地理學，後來對地理發生濃厚的興趣，才專攻地理學。這種廣泛的學

間基礎，說明了他為何對歷史上的重演事實深切注意，同時也在政治地理的研究上抱着一種生態的觀點。一八八七至一九〇五年他受聘主持牛津大學的一門地理講座，並在一八八九年爭取得在牛津創設了地理學院，他在各級學校教育的研究上也非常活躍。接着在一九〇三年，被舉為倫敦大學政治經濟學院院長，任職凡五年之久，該學院之規模及學風之奠定，麥氏貢獻甚大。

政治上，他在一九一〇至一九二二年當選為國會議員，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時，麥氏曾以高級專員名義奉使南俄，歸國後英皇乃賜以勳爵。一九二五年麥氏担任帝國經濟委員會主委，並於一九二六年宣誓加入樞密院，直接參與國家之最高決策。一九四四年，美國地理學會以達利獎章授予麥氏時有下列贈辭：「是一教育家，使地理學成為教育上的中樞科目；是一探險家，首先攀登東非的肯亞山；是一著作家，不列顛與不列顛海為區域地理之名著，民主理想與現實為政治地理學名著；為一政治家，藉其地理學之素養與創見，提供政治上有關空間性的諸多問題。」

以上寥寥數語，可以概括麥氏之生平。但實際上，麥氏一開始是個偉大的教師，他對現行的學術研究組織、課程的不均衡性、和全民教育等問題都發生了濃厚的興趣。他把自己看成是大民主時代全民的教師，把目標放在一項新人文主義的創始，以期在自然科學和人文學之間的鴻溝中，建立起一道橋樑。他在比S.P. Snow早兩代的當日，就已警告大家這兩種學科的分歧性。當時大多數人只知科學和人文學二元性的優點，而忽視了這種做法所帶來的弊端。麥氏却是個先知，他知道二元性勢將帶來過度的學問細分（Specialization），他揚言學問細分的結果，帶來毀滅，而細分是遷就教學上和生活中的方便所造成的犧牲。如今，看到科學家們在缺乏人文學的崇高理想下所帶來的惡果（像毀滅性武器的任意發展，環境的污染等），更發覺麥氏的高瞻遠矚。在政治上，麥氏的觀念與教育上並無二致；直至他死時，他始終對地理學有莫大的期許，他認清這門學問就是新人文主義的支柱，因為地理學溝通了自然科學與人文學，防止二者各走極端，使人們擁有正確的世界觀與國際間的了解；以此為基礎，始能防杜侵畧和戰爭，使自由能保存於一個文雅的社會中。

在地緣政治方面，麥氏心目中早就有一幅以地理觀為出發點的地表模式，他在《地理範疇與方法》一書中說明了，全世界最簡扼的一幅概念圖畫，是用牛頓的運動定律引伸出來的，繼而由三個層次結構（氣圈、水圈、陸圈）開始，經由太陽能和地球的自轉公轉，演繹出風系和氣候帶，再配合地形的地域差

異，得出地表的全貌，特別是海陸的顯著分布狀況，心臟地理論就是從這種狀況的獨特性察覺出來的。所以他在一九〇四年的文章中說過：「促成一切現實環境的是人類，並不是大自然，不過大自然有概然性的支配力。我的興趣就是在於這種力量，而非造成世界歷史的原因。」唯有具備了上述認識後，才可以客觀地批判麥欽德的學說。

六、麥欽德學說的影響

麥氏思想的影響力至深且廣，不過像美國的馬漢（A.H. Mahan, 1840—1914，海權論鼻祖）一樣，他的理論在初期並未受到自己國家朝野的重視，反而吸引了外國的野心家和學者。納粹德國對其理論最感興趣，麥斯荷佛即曾指出，麥欽德的心臟地觀念，支配了德國的政治思想達二十年之久——一九二五到一九四五年。他更坦承受麥氏學說的影響，並屢次引稱其書，甚至推崇為歷史上的地理樞紐。一文為所有世界地理觀中最精闢獨到的作品。希特勒登台以後，即以向東發展為最主要目標，企圖征服東歐諸國，使成為德國政治經濟上的附庸，然後再染指蘇俄，與日本會師於中東。由此可見，德國侵畧心臟地實係二次世界大戰之導火綫。麥斯荷佛正是希氏當年的智囊團中，主張德國必須控制心臟地最有力的一人。一九三九年的德蘇條約，似乎使麥氏的夢想成真，但當希特勒下令進攻蘇俄時，整個計劃就此落空。至少，德軍一、二兩次世界大戰期中東進的失敗，却證實了蘇俄心臟地的有利條件和麥欽德爵士的先見之明。

在遠東方面，日本侵畧我國東北，也同樣可以用麥氏的學說解釋，「能控制東北即可控制心臟地」，乃當時日本軍閥的野心。著名的田中奏章中說過：「要征服世界，就得先征服中國；要征服中國，就得先征服滿蒙」，當然是更有力的一項證明，而這種想法顯然是脫胎自麥氏學說。

至於俄國的戰畧家，自從由麥氏學說中得知自己擁有全球最有利的戰畧位置，當然更不會放過麥氏的著作。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初期，莫斯科的沙皇招商局，即曾對麥氏一九〇四年的發表加以討論，在以後共產黨執政下的黨校中，麥氏的思想更列入必修課程。一九二〇年領導泛亞洲運動的頭號人物帕夫洛維治（Pavlovitch）就是麥氏的信徒。在二十年代，史大林甚至常常請求麥斯荷佛將德國的地畧分析寄給他參考，其對麥氏的地緣政治論點的重視，由此可見。即使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後，莫斯科的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仍長期檢

討美、俄的衝突的戰畧變遷，並對「世界島」不斷進行深入的研究分析。

麥氏理論之獲得英、美各國普遍的重視，已是三十年代後期的事。當時，標榜民主自由的英美各國目睹大戰一觸即發，才知道麥氏的預言不幸已成爲侵略者的驕武動機，而且體認出心臟地的壯大，將威脅到全球的安危。至此，乃紛紛探索麥氏的中心思想，而研究全球局勢或政治地理的學者，引伸其理論的不乏少數。美國二戰後的外交政策上極力主張與圍繞歐亞大陸的國家結盟，就是企圖阻止蘇俄控制下的心臟地，進一步進迫世界島的表現。自基辛格出掌國務卿以來，美國更加強扶助日本、拉攏中共、牽制蘇俄，此雖係史匹克曼邊地論的翻版，然而究其根源，實可追溯到麥氏的根本理論。

除了國際政治外，值得注意的是：若干影響社會至廣的文學家也在其小說中投入麥氏的想法，例如英國的歐維爾（G. Orwell）所寫的《一九八四年》，就預見該一年分的全球，只剩下三個對立的強國——大洋國，歐亞國和東亞國，可以說完全取材自麥氏的心臟地理論和帝國形成的概念。

七、麥欽德學說的檢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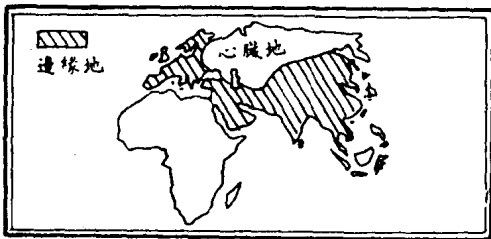
美國自從大舉開拓西部後，全國着迷於陸地的魔力中，難怪會產生一個提倡海權的馬漢；英國這個控制了全球海洋長達數世紀的大國，自然也會出現像麥欽德的論調。我們常常覺得，傳統上的先知都是些與當代環境格格不入的人，麥氏就是這樣一個先知。不過，他和馬漢之間的基本觀念，並不如一般人所認爲有很大的分歧。譬如，馬漢也曾隱約地提示過心臟地帶，他早在《亞洲問題》一書中，強調出蘇俄的封閉性及其對中亞的控制權，他形容這片土地爲一片廣大無垠的地塊，中心並非一點，而是連續的面。此外，馬、麥二氏都深知海權必須靠陸地維繫，而陸上基地的大小、人口、生產力都足以影響海權的強度。同樣，馬漢曾看出英倫位置上的獨特性，而麥氏的鉅著《不列顛與不列顛海》亦具有同一看法。然而，二氏終於同途而殊歸，所預卜的結果截然不同：馬漢預見海上將有更大的載運量和機動性，而麥氏則認爲陸運的大幅改良，才是未來影響國際局勢的力量。

心臟地學說推出不久，瞬即引起學術界廣泛的評論，這些對麥氏思想的批評，多集中於心臟地觀念中有關新技術對地畧的影響似嫌不足，如艾默里（R.S. Amery）在一九〇四年的《地理學評論》中觀察出：「……在不久的將來，海陸交通勢必爲空運所補助，於是……這種地理觀的一部分將會喪失其重

要性，相繼而來的，強國是那些擁有強大工業基礎的國家。不管他們位在大陸中心或島嶼區，只要能够具備工業力量 and 創造力量，都可以擊敗其他國家。」然後，只一年光景，萊特兄弟進行第一次飛行試驗，而展開了空權時代。同時，在技術的改良下，北極海再也不是隔絕的海洋，破冰船、核子潛艇、飛機都可以通過，這都不是麥欽德在一九〇四年能預料到的。而心臟地理論本身的弱點也告訴了我們，它的中央性不一定是個優點，也可能使它成爲戰時邊緣地空軍的戰畧目標。麥氏在一九一九年寫的三句名言中，說控制東歐即可號令心臟地已經爲歷史所證實；說控制世界島即可號令全世界大致也不錯，但說控制心臟地即能號令世界島就大有疑問，至今世界島周邊的國家尙且沒有全部被心臟地控制的跡象，更不必說海權強大的西歐、北歐、南歐諸國。

早期的心臟地理論中，美國似乎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而麥開脫投影中的美國，更遠遠位於外弓形地，與心臟地成天涯之隔。凡此種種，皆說明了麥氏預言的大膽假設和簡潔理論，使他在細節上不够精細，不過，作爲一個地理學家，麥氏確實比批評他的人更關心人地關係的變遷，對於上述瑕疵，麥氏在一九一九和一九四三年的兩篇文章都曾加以修飾，彌補了原有之缺憾，一如前文所述。這是許多批評他的人所忽畧的地方，尤其是忽畧了一九四三年的作品，而給他不公平的評價。實際上，圖二所顯示的心臟地範圍轉移，證實了麥氏對技術發展（如航空業的一日千里）的警覺性。批評麥氏思想之前，應該先了解他的求新求變性。

圖四 斯匹克曼邊緣地圖



由於麥氏早年未能洞悉美國的重要地緣位置，所以他學說的重心集中在心臟地這個歷史上的地理樞紐，而忽畧了在大西洋的彼岸已興起了另一個新的樞紐，也低估了新舊兩樞紐間的緩衝國即內弓形地諸國及其力量。所以後來美國耶魯大學的斯匹克曼（N.J. Spykman），參考麥氏的學說，在《和平的地理》學（「The Geography of Peace」, 1944）一書中，另創邊緣論以作補充，認爲陸權大國和海權大國，誰也沒法握有必勝之機，必須視其是否能進一步控制邊緣地（rimland）的國家而

定（見圖四），所以提出下列理論：

「統治邊緣地者，可號令歐亞大陸；

統治歐亞大陸者，可號令全世界。」

這的確補充說明了全球戰畧形勢的另一重要觀點。其實麥氏也從未忽視過對邊緣地的探討，他曾說過：「強大的心臟地勢力若能佔領希臘，很容易就會使他控制世界島。」；另外，他也早就預見韓國將會成為海權陸軍的橋頭堡，憑此迫使陸權國分散其力量。這些都是很好的例子。無論如何，麥氏所強調的心臟地陸權大國一直都屹立不移，而且愈益坐大，不單是因為心臟地的陸塊性質，促使它在世界舞台上佔一席之地，而且它的資源及其他人文背景也提供了強國的條件。憑此，蘇俄才敢處心積慮，鞏固其大陸心臟地的團結，並企圖打破邊緣地的均勢平衡，進軍海洋，進而打倒美國在海上的霸權。且看戰後，只有自由國家變成共產國家，並無共產國家變為自由國家，即使許多中立國家甚至西方國家，也岌岌可危，受盡共黨的滲透而毫無還擊之力。由此可知，心臟地對外的壓力漸漸達到了高峯，是否麥氏的預言將會應驗，現在固然言之尚早，不過我們相信麥氏本人也極端不願看到這一天的來臨。他之所以有這種預言，無非是懼怕西方國家漠視心臟地的潛力，不築樊籬，不設防禦，使心臟地強國有虛可乘，席捲全球，帶走文雅的社會，帶走人類寶貴的自由。麥氏寬宏的態度，由此可見。此刻，共產集團的力量有增無已，而民主國家猶踏上姑息逆流，彈着低價政策，不願付出絲毫的代價，實為不智之舉；所以，自由國家如欲保衛這息珍貴的自由，絕不能夠鬆懈，必須團結奮鬥，才能夠阻止麥氏預言之實現。然而，我們相信麥氏在九泉之下，倘若知道他那理論不能實現，一定會十分告慰的。

再其次，我們看麥氏的陸權論時，必須要首先了解：麥氏並不是一個戰畧學者，也不是個軍事家，他只是用他的史地角度來分析全球地緣局勢而已，所以他的陸權，不同於一般所謂的陸權海權空權，一般的陸權多針對軍事上的小形態，也就是說一次戰役中的優勢。而麥氏的着眼點則在大形態，他把全球當作一個閉鎖系統看待，找出戰畧上的樞紐區。

自從麥氏首次試着以地理眼光來顯示一個活躍的全球地緣觀點，後學者分別由不同的戰畧看法分析世界的空間形式。但觀諸現實，新的樞紐區不斷在形

成，而新的交通路線也修飾了國際關係，沒有任何一種均勢理論能夠永久圓滿解決未來的地緣問題，世局如棋，每局都光怪陸離，瞬息萬變，豈是渺小的人們所能預卜得出來，這也是麥氏所帶給我們另一項寶貴的教訓。

再看麥氏學說之應用於我國的邊疆，更深覺其意義之重大，因為麥氏之心臟地範圍中，包括中國版圖的一部分（見圖一），故中國漢唐盛時，以長安為堂奧，以敦煌為門戶，中亞大道本為東西文化交流的津梁，亦可視為中國歷史上生命綫。明代中葉以後，海運發達，中亞大道漸歸寂寞，國人注意力集中東南海疆，致產生東南人滿西北地荒之現象，而惡鄰蘇俄更是虎視眈眈，回顧新疆之動盪，外蒙之獨立，東北之戰禍，無一不是奪奪心臟地所引起的波瀾。早在清代中葉，左文襄公即有海防塞防並重之議，乃深明我國歷代大患均來自邊塞之故，至其見解之精闢，可謂與麥氏心臟地理論不謀而合。國父深知此義，其建國方略第一計劃即為建設西北鐵道系統，以蒙古新疆為對象。類此的看法，應當為我國今後政治家在籌劃國策時，所必須三思參考者。

八、結論

麥欽德爵士的思想所以具有雄渾的內在力量，完全是因為他本人誠懇和寬宏的精神所致，他努力希望能尋求出建立世界和平及民主理想的途徑，雖然他深知這途徑充滿着荊棘，但是他也知道唯有循着此一途徑才能到達目的。在此之前，人們必須首先對眼前世局的現實問題具有正確客觀的認識和公平控制。固然，他的觀點在細節上仍然有許多問題，可是那無損於他的大前提。他是第一位以全球為觀點來看世界上國際事務的地理學者。麥氏的世界性與地域性觀念，奠定了現代地緣政治學及區域地理學的基礎。

英國地理學泰斗史坦普（L.D. Stamp）在麥氏逝世時曾為文悼念，文中提到：「現代世界重大問題必須從經濟、政治、社會、歷史、地理多種觀點，從事於徹底的分析，而後始可圓滿綜合。世局之不易澄清，實由於此五種觀點未能兼籌並顧，加以融會，其中地理觀點尤為世人所忽視。麥氏之所辛勤播種者將來定有豐盛之收穫。麥氏常謂欲求民主之安全無恙，對於地理之學須有深切了解。」這段話中肯剴切，也道出了麥欽德爵士之思想精神，新時代的政治家能不細細回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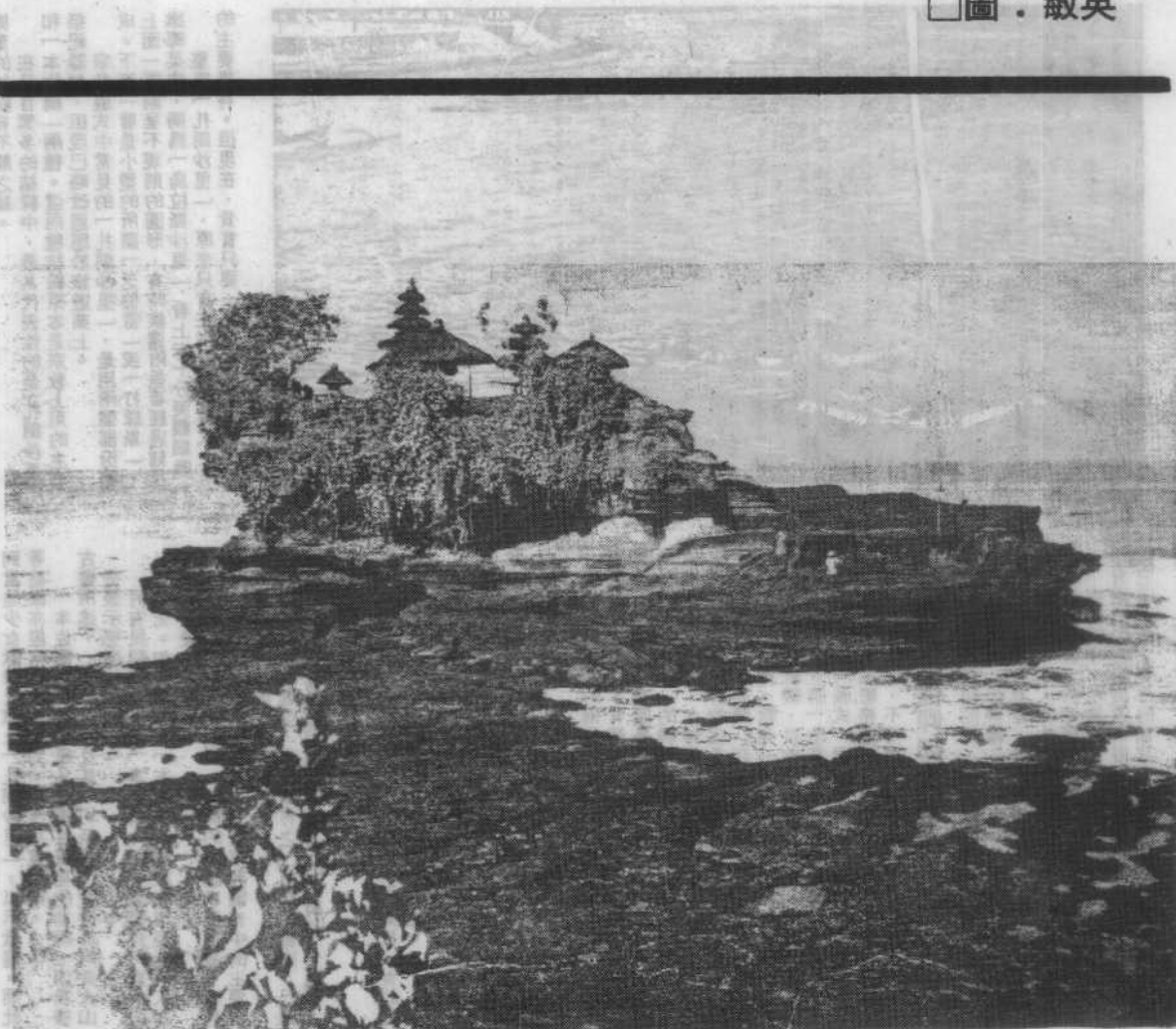
（原載：明報月刊（港）一九八四年一九卷九期七〇——七七頁）

厘峇一島之房乳

The Wonderful World of Bali

□文·遠光

□圖：敏英



多風島的海岸。A coastal scene at Pantai Tanahlot, Bali.

如果把千島之國的印度尼西亞比作一串環繞赤道的項鍊，那麼，峇厘島就是這串項鍊上的一顆光芒四射、燦爛奪目的寶石。

峇厘是小巽他羣島中最重要的的一個島嶼。東西長一百五十三公里，南北僅八十公里。它的形狀是一個不規則的長方形，有兩個突出的角：一角接近爪哇；另一個角上佈滿着石灰岩，向南伸到該島的最南端。峇厘島位於南太平洋上赤道以南八度的地方。面積有一千二百餘方公里。却有居民二百五十多萬人。

峇厘島的種種美稱

島上蒼翠繁茂的椰林，風姿秀麗的奇峯峭壁，激蕩魂魄的飛泉清流，獨特的禮俗民情，使人彷彿處在詩情畫意之中，故有「詩之島」、「地上最後的樂園」、「一千廟島」、「一東方的希臘」、「乳房之島」等等美稱，吸引不少遊客。

島上氣候宜人。由於雨量豐富，加上火山灰的土壤極肥沃，穀物播種下去，幾乎完全不用施肥，便能一夜高數吋。水稻一年可兩熟或三熟。

峇厘島上更盛產熱帶水果：如香蕉、椰子、甘蔗、紅毛丹、山竹果、石榴、木瓜等；還有咖啡、可可、烟草。

北部有海港可以停泊萬噸以上的大船，又是東南省府所在地，因此形成了經濟、政治中心。南部是藝術活動的中心。

雕刻藝術著稱於世

峇厘的雕刻在世界上是最著名的。他們經常用的木料一般有七種：紅色的沙撈越、檳木、南加木和白色、黑色、淡黃色的樹木。他們用這些木料雕刻出各式各樣的藝術品。主要的全身人像和半身人像，雕刻的很生動，反映島上居民的日常生活；另有飛禽走獸，也刻的栩栩如生。還有鬼神圖案複雜和婆羅教儀式中的神像。這些藝術顯然是多種文化風格的混合，加上他們歷代的創造和提高，便達到更高水平，逐漸擺脫印度藝術的影響，而創造出自己的風格。

峇厘人愛好藝術，他們從事耕種或其他職業之餘，在下午或在晚上，就從事藝術活動了。有的雕刻，有的繪畫，有的舞蹈。樂器、刻刀和畫筆，成為峇厘人們必備的工具，生產勞作和藝術活動時，常用到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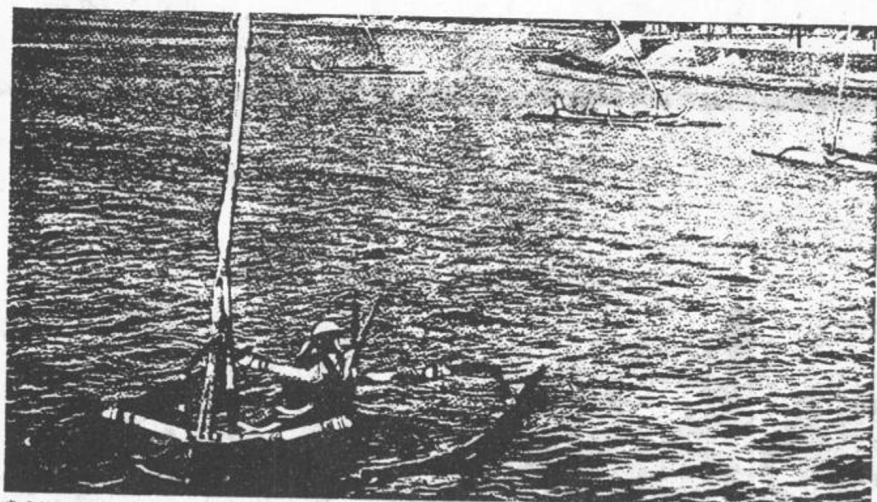
結綵藝術別具一格

除了手工藝雕刻外，「結綵」亦是峇厘島手工製作綉結藝術。主要是椰葉結綵。其使用範圍之廣，名目之繁多，無論在宗教、旅遊業、環境裝飾等方面，都與嶽

椰葉的結綵有不解之緣。

在品目繁多的結綵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扎朗沙里」和「一本佐爾」兩種。這兩種結綵原本是宗教上用的主要祭祀器材，但現已略改適應於旅遊業上。

宗教儀式中常見的「扎朗沙里」，是用兩個部份組成。下面一層是小型的所謂「芝伯雷」或「打綵斯」，上面一層則呈不規則的圓形，有時候還附垂着經過刻花椰葉串，稱為「烏拉斯沙里」，看上去十分美觀細緻。整座「扎朗沙里」，原來只有在宗教祭祀儀式上用的主要器材。但現在，貴賓只要一踏上峇厘島，就會受



岸邊棕櫚樹與水上獨木舟The Sanur Beach.

到當地少女歡舞及獻上「扎朗沙里」，以示歡迎。而此等結綵亦經常在旅館見到，以作花籃使用。

「一本佐爾」更是峇厘島上觸目皆見的結綵。因為據古書所述，「一本佐爾」及其一切祭品，是供於阿貢火山，是表示感謝神的恩賜。

另有民間傳說，用「一本佐爾」主要是祭祀阿貢火山上的祖先。如此說來，「一本佐爾」應該在印度教傳入峇厘島以前便有了。

儘管島民對「一本佐爾」結綵的傳說功用很多，毫無疑問，它原是峇厘島居民進行各種宗教儀式中的主要器材，視為含有純潔、神聖的意義。

隨着時代的進步，宗教器材之「結綵」藝術，已跟旅遊業的發展，被視為代表民族特色的藝術品之一種了。

峇厘人愛音樂舞蹈

熱愛音樂和舞蹈是峇厘人的文化生活傳統，有的為祈求神靈而演奏，有的是日常生活娛樂陶冶。

從舞蹈的活動中，勾起了峇厘島的風情：

峇厘男女兒童到五歲就開始學習舞蹈。經五、六年嚴格訓練後，從中選出最優秀的一些人作為「神的舞蹈隊」。被選中的男女，一直到十七歲時才可結婚（一般人十四、五歲就可以結婚）。婚後，便再也不能跳神舞了。

根據峇厘人的傳說，每逢旱季轉為雨季時（約為十一月至十二月），有個叫「穆佳令」的魔神，將率領一羣惡鬼，降臨到峇厘島散佈瘟疫與災難。峇厘人認為，跳一種叫「桑罕」的神舞，就可以抗拒惡魔避邪。由兩個少女進行舞蹈，女神就附在她們身上。這兩位少女便成為「桑罕」女神的化身。她們緊閉雙目，在香火繚繞中，伴隨着「加美蘭」哀怨幽咽的樂曲以及衆人有節奏的歌唱翩翩起舞。歌舞一結束，少女全身向下俯倒，然後由祭司開始祈禱，並給她們灑上聖水，使她們清醒。「桑罕」意謂「聖靈」，借着神舞可以保護峇厘人，並進行神聖的儀式。因此，擔任「桑罕」的少女必須完全潔淨，並須嚴格遵守各種禁忌，不可吃殘羹剩飯，不可臥在床底下，不可爭吵等等。

峇厘人信仰印度教

峇厘人奉行印度教，對宗教信仰極具熱誠，每年都要舉行盛大的「祭神禮」，還有「七拜禮」等等。如果酋長或族長舉行拜禮，則場面更大，耗費甚鉅。全族少女盛裝出動，在火葬的火光熊熊中，表演名聞遐邇的舞蹈，輕盈美妙，於煙霧中如隊隊仙女下凡，蔚為奇觀。峇厘的牛，產量很多。這裡的牛有一特點，屁股上印有兩道白色的痕迹，俗稱「佛神印」，據說是佛祖爺為它印上的。賣牛的節目也是熱鬧非凡，歌舞、狂歡，

連續數日。

峇厘的舞蹈在世界舞蹈藝術中，有其獨特的地位。「猴舞」又稱「喀特呷克舞」，舞蹈者且舞且歌，發出類似猴叫的「喀特呷克」的聲音。

「猴舞」係根據印度教的神話傳說，即古印度史詩「羅摩那」改編而成的，原為峇厘的宗教舞蹈，僅在重大的節日演出，作為祀神的儀式。

峇厘島可以說沒有一天不在過節。這裡的男人可以佔有多房妻室，也有權棄她們

女人生孩子的風俗

女人懷孕是吉祥之兆，屆時，舉家歡慶。和尚臨門祝賀，在孕婦面前邊奏樂，邊念經。

當孩子降生後，全家高興地迎接「新客人」。他們都到森林去，從樹上採摘七四二五片樹葉然後把這些樹葉撒在產婦的腳下，讓她逐片踩過。和尚在她身後指點着她的腳步。祝願她的孩子能活七四二五天。然後點起香火。這天全家要吃用香蕉葉燒熟的米飯、烏龜腿、喝

棕櫚果的果汁，吃魚乾等。

三天後就要為新生孩子舉行慶祝舞會。這天，小孩的母親自己也參加跳舞，一跳就是一個鐘頭，其他的女人則要跳上三個鐘頭。

孩子長到四十二天，是舉行他的第一次洗禮的日子。同時為了祝賀產婦恢復元氣，這天全家也要慶祝一番。白天的活動和尚不參加了，直到半夜時分和向才來，他坐在人羣之中一言不發。大家圍着他問那問那，他概



峇厘少女與遊客合照 Bali girls.